

并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七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

十六首

天言彙錄後序

淮南舊有刻 明興以來 詔赦自

太祖高皇帝至

肅皇帝止而即位之 令與它 勅諭 國書之類

亦稍附見千百之一臣少時好習典故功令諸書時

時從諸曹及故家乘得所錄黃又與一二夕郎善凡

內外制草金匱之副見輶錄之於是續

肅皇帝之末以至

穆廟及

今上二聖之詔而它若

高成仁宣英景憲孝武世穆諸或命武帥遣大吏訓
飭一方撫綏荒裔之辭咸備乃以世次類列總而編
之曰 天言彙錄臣愚無所識知竊謂結繩之治遐
哉邈乎不可得而復已三代之盛時其民淳其事簡
是以其言略及其衰也其民漓其事繁是以其言詳
然所謂盛時治尚不能數千里之外而至於衰也不

能數百里之外是以雖其詳者不必遠而於遠者固
欲詳而不可得自漢而後幅員日益以廣而民日益
以滿則夫事之不得不繁而言之不得不詳者勢也
明德薄海外內文軌之用幾與兩曜並而四嶽九官
十二牧伯之事一日二日號萬即人主欲有所肆
宥加惠元元者寧可以單辭片條盡也授鉞分閫之
地犬牙盤錯大小上下絲牽絕聯墨書之墨非尚
方無給矣

高皇帝神聖於天下靡所不燭手綰綸綍

成昭之際始備置侍從之臣握筆而稱代言然徃徃

取自宸斷以故洪武之制能奔走九有河西吏士咸驚歎以天子明見萬里外而

永陵之正始悔終山東父老有願少湏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者後先固合符節哉昔王通氏備取漢之七制以續書令至於今而為通續者舍我明奚擇也臣不佞知謹錄之以俟而已

綸音世貴錄後序

臣家自瑯琊之度江左世世當肺附寄稍替于宋而先司諫起孤生受思陵遇雖用積直忤相檜偃蹇晚節然猶出典方州秩中大夫以大耄終有子二人同

舉進士歷監郡錄中二告身即司諫與其次子所被
者也自司諫五易世而為夢聲沿牒理崑山學事遂
家崑山其後人能不廢其業然內薄元德不仕而至
於永樂中稍稍有聞者蓋成弘之間而青紫相禪矣
故事以考最聞或遇慶霈六品而下身有勅其父母
如之四品而下身有誥其父母如之二品而下身有
誥其祖父母如之三品而上以勞勩聞者歿有祭其
儷亦如之祭有辭由郎署而上至公卿以使事行者
小有

勅大有

勅諭而王氏之被賜者四十餘人

制誥之類七十通竊聞之

明主愛一嘖一笑以故人得之皆用為貴重故其詩
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蓋華袞
之寵有不能勝片言者而臣家自世王父挾束書徒
步公車以有官位其相繼而被賜所謂四十餘人或
以其身或以其子孫極而至於閨幃之內或從夫或
從子而皆有以動

人主之視聽而得其所謂寵於華袞者嗚呼亦盛矣
哉第臣之族指衆且愚多不能名其先德甚或舉而

弁髦之以故悉為錄而梓之義田之塾以示夫為子
孫者感

國恩之旁魄則惟所以効追祖武之焜耀則惟所以
繩將以王氏有聞於世世哉臣不佞廢幾有望焉

王氏金虎集序

白叙曰王氏世以政術顯余處時業好聞人召卿大
夫之業云弱冠舉進士京師且十載所目覩乃大謬
不然者夫武吏以力進而文吏繇經治此非其人獨
身於世致赫赫也殆亦數會爾退而自唯踈節骨體
不能為骯髒脂輒舍其故以媚一切之功名家故江

南人筋力柔脆不耐不契佐馬上之治而又不欲假
伊洛之遺詳緩其步速化苟就而已而是時有濮陽
李先芳者雅善余然又善濟南李攀龍也因見攀龍
於余余二人者相得甚驩間來約曰夫文章者天地
之精而不朽之盛舉也今世所慕說貴人沾沾自喜
夸矜其粗而斲吾精以為無益世治亂即季札所陳
興衰大端又曷故焉夫君子得志則精渙而為功不
得志則精斂而為言此屈信之大變通於微權者也
詩書吾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詩變而屈氏之騷出
靡麗乎長卿聖矣樂府三詩之餘也五言古故李其

風乎而法極黃初矣七言暢於燕歌乎而法極杜李
矣律暢於唐乎而法極大曆矣書變而左氏戰國乎
而法極司馬史矣生亦有意乎哉於是吾二人者蓋
日切劘為古文辭衆大謹歎言之雖濮陽亦稍稍自
疑引辟去而徐中行梁有譽來已宗臣來已吳國倫
來其人咸慷慨自信於海內亡所許可獨稱吾二人
者千古耳故語於文章之際能使親踈而踈親語於
其效復能使遠邇而邇遠俱非已也然余徃者則已
有一時名旣名日以削而宦日以薄守尚書郎滿九
歲僅得遷為按察治青齊兵此其意將困余以所不

習故於乎即令余未見嫉司命削其官與田父獵徒
角寸陰於南山之下又不可而使之禦魑魅咏山鬼
亦有以自樂也烏在其為困哉獨念天下事未可知
嶽中揭河陸淳冠盜蝟發感子卿任安之答陳王歌
禮之對因取舊所著撰次而書之以俟他日刪定凡
賦表一卷四言古詩一卷古樂府三卷五言古三卷
七言古二卷五言律四卷七言律三卷五言排
律一卷五言絕一卷七言絕一卷傳一卷序記五
卷誌銘行狀一卷書贊誄祭雜著一卷赤牘三卷題
曰金虎集金虎西方之精也於時為秋余郎秋官時

署治西其著述咸在焉取而冠之亦以拂鬱鬱歛之
業居多乎哉則春華而燁然油然者左矣

王氏金虎別集序

余旣以疾幾死乃稍稍刪次所為詩若文語見前序
中諸當得去者庚戌而前三歲可十之九壬子而前
二歲可十之四最後至丙辰十乃不得二矣念小子
貿貿焉唯余心之是師懼亡所裒於二三君子雖然
吳生則旣命之矣其言曰錯吾子之篇可以臆差歲
也夫嚮者非不燁乎色喜也叩之而亡當於宮商卒
然而讀之盡矣再讀之亡復餘也即所當去者一二

揚子於人人哉子其以為功也削之母令後世有以
窺見子夫吳生則既命之矣魏收之文得者易焉而
投諸洛長吉之仇聚其遺火之以為甘心也於乎此
非其愛二子人也以為不愛二子不可子相則固辭
曰甚矣子之無稽於敝帷也姑藏焉其不以施洛而
火之在他日凡詩三卷詞一卷雜文二卷題曰金虎
別集

王氏海岱集序

丙辰冬王子來治青州青之師南者燭焉益發異軍
倉頭亡命未傳時王子甫至也發三千人乃裹餼糧

矣而明年春盜禦人甚崔符郡豪大小詳來受事而
陰搆盜懸薄蹠書使者曰曰兵旦莫起起且取若王
子為鉤距之法後先授首也已有礦之役屬礦脈竭
奏止之已又有島寇之役師於海已又偕臺按行萊
嶠夷已又城顏神戊午顏神城已復視海上師諸葺
壁壘蒐卒補乘還治水於高博間粟饑者還又偕臺
有事於泰山盜時時起輒得其魁乃以明年春盜大
已乃益城青州教騎士習射良家子三百里以內來
徙射後三月發千五百人南鋤猾首餘以惕息青吏
民健聞囂訟使氣務相傾其仇匿所以訟狀而更羅

他陰事株累戚屬以為端其戚屬恚度以仇不足報而謬舉仇戚屬業相當也之郡邑不可走使者使者不可輒走臺以故日盈庭前使者非以寢渡告無間也而諸冠蓋相望道路所非時而請謁者不可計則有窺王子作何狀是不疲死郵傳且案牘間尚能從長安少年伊吾雅語乎武王子稍稍習為吏吏之日亭午而罷治牘映而讀書聽然自憚也吏白王子及瓜而靡一介之行李以逆鹽書為使者憂王子曰去之羸余身耳王子不好過千石又不斬於吏赫赫轂所好獨為詩若文不好人言之也歷下生多沈淫之

思王子故與下土內難之大要以自奉其志發於機
不悖古則而止耳俄而上子邁家難詭憤厲作上疏
乞骸骨得報可方匿跡傭保間而會晝日無事稍次
其言成帙讀而歎曰於乎非予之志也夫非予之志
也夫楊雄氏曰繩司馬於賦謂之從神化中來耶賦
成而已更薄之曰雕蟲之藝壯夫不為也雖然其矻
矻而藏於玄也毋若矻矻而藏於賦也何者即所為
玄賦等也天子幸哀憐紓其難賜以田里之隙日
不死必有所得當者其不為玄幾矣王子舊有集曰
金虎秋官也又列署西今集曰海岱治青州大禹所

志也集凡四言古擬樂府一卷五言古一卷七言古一卷五七言律排絕句四卷賦七記序表誌辭祭文尺牘五卷合之得十二卷

幽憂集序

王子守尚書郎與爭臣之中法者有素沒而頗為之經紀其喪用是忤權相意以青多盜故困之於青州盜一切平則又謀置之絕徼俾狼籍一亭障間王子業以不免矣乃有續九辯及挽歌三章而久之家大人之難作王子棄其官將上書止闕下以代請而大人謂且挑禍固止之第自鉗衣短後愀一壘西弄之